

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文科女变身机器小能手

□崔汉婕 文/图

很多人都认为女孩子天生对机器不敏感，而没受过机器操作训练的文科生的女孩更是如此。我在接手单位工会委派给我的“操作机器”这项工作之前，也是对此说法深信不疑，更没想到自己真的有一天担负起此项任务。

交给我操作的这台机器是我所管理的工会职工家里的一件固定资产。这台机器体积并不庞大，主要构成是一个投影仪、一套主机、一个卡拉点唱机和一个显示器，主要功能是讲座时播放电脑课件、放映DVD光盘和年底团拜会时为职工点歌。

最开始接手时，我不很情愿。主要因为自己是文科生，本就不喜欢操作机器，尤其是一上手，才知看似简单的操作，其实想都弄明白也是不容易的，更不

用说把它搞熟搞精了。一时挫折之下，我甚至有了放弃的打算。

只是想到自己身为单位工会的一名干部，平时受到工会领导不断教育，要切实为每名职工服好务，成为职工贴心的娘家人。这一理念使我在遇到任何困难时，都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。

这次当然也不例外，就算女孩天生对机器不敏感，但我不怕。不敏感不会咱就努力学，所谓“笨鸟先飞”，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？于是我摸索着机器上的按钮，一个个尝试，直到找出那个对的键，并将其记录下来。就这样，从简单的开关投影、音响到用数据线连接外机、调至能在投影仪上正常放映、再到能为职工放电影、放歌点歌，所有这些操作步骤我都慢慢学会，再到熟练直至了然于胸。



而在长期边学边服务的过程中，我也逐渐对操作它积累了些经验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，发现并解决，并记录在心里，这使我更加深了对它的熟悉和认识。并时刻督促我要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门专业学科来不断学习丰富。诸如放映PPT、插入的外机与本机硬件不匹配、音响效果调试状况不佳等相关问题一项项被我解决时，无不增加了我对操作机器的兴趣，也增长了我的技能水平。

当我看到一位位职工在享受完我用这台机器为他们服务所制造出的“惊喜”之后，那一张张面露满足的面容，让我的内心常常伴有一阵阵“小得意”——谁说女孩就不能操作机器了？事实证明，只要有信心肯努力，文科女照样能把复杂机器操作好。

■家庭相册

身教

□张夜 文/图

爷爷在世时，每年都要在我家小住几段时间。每当爷爷来家，妈妈就会每天早晨比平时起的还要早很多。

我家住在工厂生活区的几乎最南边，为给爷爷买上几个油饼，妈妈要穿过生活区走出大约一里多路，排上长长的队，就因为爷爷说过爱吃那口儿。

那时候条件简陋，我家住平房，用的是公厕。爷爷如厕时，妈妈是一定要让哥哥陪着的。如果哥哥不在家，妈妈就自己送爷爷到厕所门口。时间长了爷爷不出来，妈妈就会在外面喊上两声，听到里面有应声才踏实。我那时候小啊，总是跟着妈妈在厕所外面等爷爷。

不记得妈妈跟我有什么语言的交代，但我从小就把这些印在了脑子里。

时光荏苒，我长大了，揣着妈妈“好儿不吃分时饭，好女不穿嫁时衣”的叮嘱，嫁给了当时一文不名的爱人。

记得1996年春节之前的一个周末，爱人陪着爸爸去香山脚下的一个医院看病。当时，我有孕在身，因为爸爸在大姐家小住，周末我也去了大姐家。午饭前爸爸和爱人回来了，却没见拿着



傻，小傻，原来是我傻呀！”是啊，还是大姐心细，并且率先垂范。孝，还需要察言观色，揣度老人的心理。

现在的550元也许不算什么，那时这几乎是爸爸这个高级技术工人一个月的退休金啊！我的爱人不是富二代，他当时每月工资应该不过千元。这件事他怕爸爸心里有压力，还一直对我守口如瓶。我默默地把这个故事复述给我腹中的胎儿。宝贝，这就是你爸，他在行善，他在尽孝！善良，守孝道，这是人最可贵的品格。

一晃，孩子上幼儿园了。那些年，因为春节交通不便，我们回不了老家，给公婆寄钱就成了我们节前的必修课，也是一件我们家很隆重的事情。说它隆重，是因为我们把它当成必须一家三口一起出席的仪式，刻意而不露痕迹。十几年前汇款要到邮局，每次都要在汇款单的“留言”处写上几句话。孩子会写字了，我们就一直让孩子填写。女儿被爱人抱着趴在邮局那高高的台子上面，歪歪扭扭地写上“爷爷奶奶过年好”之类的话。邮寄完毕，一家三口满意而归，最得意的是孩子。后来一放寒假，孩子就问“咱们什么时候给奶奶汇钱？到时候还是我来写字。”说完小脑袋骄傲地一歪。

“善为本，孝为先”，我在妈妈身上无意中学会了，还要努力坚守并传承下去。

药，问为什么，他们爷俩说是忘带包了，药多没法拿，我说：“你们俩，一个老傻，一个小傻，没带包，现买一个也比回来取了包再去省事啊！”我不解地看着爱人，他却饭也没吃，从姐姐手里接过包，转身出去了。

十几天后，大年初二，大姐回到家。我见到她往爸爸手里塞个信封，说是刚发的奖金，并说了一句“那个事别想了啊”。我追问什么事，大姐说晚上给你们讲故事。晚饭后，大姐召集我们一奶同胞五人开会。我们围坐在一起听大姐讲，年前爸爸看病回来，总是闷闷不乐，再三追问，才说出实情：原来准备好的550元药钱在公交车上全被小偷掏走了，是我的爱人以拿包的名义回家取钱又返回医院取的药。整个过程我都听傻了，两只手下意识地捂着微微隆起的肚子，“老

■图片故事

女儿的“生日树”

□佟才录 文/图



女儿的生日快到了，我问女儿：“今年的生日打算怎么过？”女儿想也不想就回答：“还像去年一个样儿，植树过生日。”

女儿生日那天正好是植树节。以前女儿过生日，我和妻子都是陪着她去吃肯德基、麦当劳或去高档餐厅吃大餐。去年女儿过生日时，她却怎么也不肯再去那些地方“腐败”了。

女儿说，班里的同学过生日都是这个样子，除了吃还是吃，一点创意都没有，真没意思！女儿说这些话时，我正在看电视新闻，画面上正播放一些领导干部在山坡上植树的镜头。我对抱怨的女儿说：“菲菲，今年我们植树过生日怎么样？”女儿漂亮的大眼睛马上闪亮了一下，说：“好啊！好啊！植树过生日，既有创意，又有意义！”

女儿12岁生日那天，我在车后备箱里装备了五大桶水和两把

铁锹，又开车去郊区的苗林基地买了12棵白杨树苗，然后驱车来到郊区的一片荒山上。

我卸下工具、水桶和树苗，就开始挖树坑了。这是一个体力活，我心疼女儿，对她说：“菲菲，你先坐在车里歇着，等爸爸挖好了树坑，再叫你一起植树。”女儿却一点也不领情，说：“我的生日我做主。我要亲手栽下我的‘生日树’。”说完，她挽起衣袖挥动着铁锹挖了起来。

虽是春天，但地下的土层还没有完全化软，挖了一层温软的湿土后，就到了硬土层，挖起来很吃力。但女儿没有放弃，依旧用铁锹一点一点地挖着。不一会儿，女儿的额头上就冒出了豆大的汗珠。看到女儿不怕吃苦的劲头，我很欣慰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在我和女儿的共同努力下，12棵小白杨树苗就全部英姿飒爽地站立在春天里，阳光下。

我和女儿站在山坡上，看着眼前亲手栽下的一棵棵小树，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特别是女儿，红扑扑的脸上写满了喜悦和快乐。这时，女儿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她转身跑回车里，从车上拿出一些红丝带，小心翼翼地系在每棵树的“脖子”上。系好后，女儿看着小树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嘴里欢呼着：“小树戴上红领巾喽！小树戴上红领巾喽！”

回家的路上，女儿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睡着了。看着酣睡中的女儿，我多么希望我家的这棵小树快快成长，长成参天大树，枝叶繁茂，硕果飘香。

母亲，等我回家

□韩东磊 文/图

照片是母亲和我2012年拍摄于母亲所在养老院，那年我刚刚满21岁，母亲62岁。

母亲一生波折，没享过福，没住过像样的房子，没出过远门看看这花花世界，甚至没说过一句话。

母亲是个聋哑人，腿上也有很严重的残疾，只能借助双手呈跪姿爬行，但她心里什么都明白。

记忆里的童年，母亲为了我不被别人欺负，常常是“冲”在我面前，把我护在身后，使出浑身解数为我解围。每次她都把我抱在怀中检查我是否受伤，看我没事儿就打手势叫我赶紧回家吃饭，我跑回家坐在炕上快吃完饭时，透过窗户远远见母亲满头是汗一点点往回爬。我还小，背不动她。

13岁那年，父亲过世。从小我就喜欢和父亲睡在一起，缠着他讲故事。从温暖到冰冷是那么让人措手不及，我怕极了。父亲就是我的天。我哭着喊着求别人帮忙送走了父亲。接下来三年中，我和母亲艰难度日，吃上顿没下顿是常有的事儿。长年穿好心人送来的衣服，一年四季也没条件洗，经常见母亲为我缝补。

多数时我在外边疯玩，母亲扒着一米多高的灶台把饭烧熟等我回来吃。偶尔母亲添柴我做饭，从没觉得饭有多难吃，日子



有多难熬，能吃饱就很好。

16岁，我外出打工，母亲无人照料，是村里干部托人帮忙送进养老院至今。

照片到现在四年了，期间我只回过一次家。去年家里人来电说母亲住了院，脑溢血，我花光了所有本就不多的积蓄，好歹是把母亲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。但依然留了后遗症，半身瘫痪。出院后我请求好心的院长安排两个人多照顾我母亲一些，我把最后仅有的一千块钱给了院长。

当我离开家时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，我把照片锁进了柜子藏起来，生怕不小心看到忍不住流泪。母亲，是儿无能，不能给你一个安享晚年的家，不能陪你看外边的世界，吃你没吃过的美食，不能陪在你身边。但我在努力，世界上没人能懂你，唯独我，我知道你也想我。我一定会早点回家，让你享受天伦之乐。

母亲，等我回家。